对《契丹小字字源举隅》的几点商榷

王弘力

目前关于契丹小字字源问题，一般主张其字源为汉字，也有个别人主张为突厥文字。对于这个问题本文不准备参加讨论。但笔者觉得有些文章对契丹小字某些字母的解读有些失之偏颇，不免影响对字源的判断。

现仅就阅读《契丹小字字源举隅》（以下简称《举隅》，载《民族语文》，1982年第3期）一文见到的几个问题，陈述个人的一点浅见，以供寻索字源之参考。

一、当尒 分及

《举隅》以《仁懿皇后哀册》第十三行之当尒 分及二字为汉译材料中之“北别”，同时推断其读音为［kunɔn ɔ:］，并寻得当的字源是汉字行书体之“公”。对此笔者认为还有待深入研究。

尒过去被测定为［ɔn］，曾作为格的附加成分，是按蒙古语元音和谐律得出的音值。不过，这和实际语音有距离。蒙古语与契丹语有共同之处，但也有各自不同的发展过程及形成的特点。以圆唇元音为例，蒙古语之［ɔ］在契丹语中是［ua］或［wa］；现在内蒙南部土语和达斡尔语里仍读［wa］。《辽史》中有几个契丹语词，可以帮助理解 ɔ～wa 的对应关系：

1.瓦里［war］《辽史·百官志》：“内族外戚世官犯罪，没入瓦里。”〈国语解〉：“瓦里，官府名，宫、帐、部皆设之。凡宗室外戚大臣犯罪者家属没入于此。”按［war］相当于蒙古语［ɔrɔ］、达斡尔语［war］；原义为“进入”，转成名词时，义为“进入之场所、位置、地方和区域”。蒙古语多用带 n 尾形［ɔrɔn］，《蒙古秘史》作“斡嗪”（进入处，睡卧处）。契丹语之“瓦里”已变成专用名词。

2.算［suan-］相当于蒙古语［sɔŋgɔ-］，义为“选拔精萃”。《蒙古秘史》作“莎汪（忽）”。《辽史·国语解》：“算，腹心拽剌也。”追溯其来处，卷四十六〈百官志〉：“初，太祖以行营为宫，选诸部豪健千余人，置为腹心部。”显然，编史者只看见“置为腹心部”，没有注意“选诸部豪健”，把动词“选”抛开，以名词“腹心”当之，故铸此错。

3.滑里［xwair］相当于蒙古旧书面语 xoyar［xɔjar］，义为“二”。

4.洼［wax］相当于蒙古语［ɔxi］，义为“优秀、杰出、超群”，契丹人名用之。

根据上述对应关系，笔者以为尒是由复合元音 wa 或 ua 与 n 构成的音节字母 wan。

1.庆陵前室北廊东壁壁画右侧，画有一契丹青年武官，画像上方有契丹小字，这几字应读为［t'owans］。按庆陵年代推算，圣宗迄道宗间之名将，开泰三年有东京留守耶

律团石，即耶律善宁。画像或非此人，但［t'owans］系“团石”则无误。

2.《萧仲恭墓志》第三十三、四十七行皆有一词（最末之是属格附加成分），应读［gowan tsuŋ］，即汉语借词“管仲”，盖颂萧仲恭之喻辞。

判明之读音为［wan］，之读音早已被识，系［u］，再对照《仁懿哀册》第十三行之上下文，便能看出实为汉语借词“攒涂”［ts'uan t'u:］之译音；《圣宗哀册》第三至四行：“殡于攒涂殿之西阶”。“攒涂”又作“蒇涂”，《辽史》卷五十〈礼志二〉：“丧葬仪，圣宗崩，兴宗哭临于蒇涂殿”。《兴宗皇帝哀册》第二行作，亦同。，皆涂之译音，汉语借词之“同、统”等译音，皆作［t'u-uŋ］，可知相当于［t'u］，见《契丹小字许王墓志考释》（文物资料丛刊1）。

二、

《举隅》以为之读音是［kəs］，故推断其字源为汉字“各”的上半部。笔者分析几个带有的缀字，认为应当读［as］，与汉字“各”无联系。

1.［bas］义为“又”，相当于蒙古语之［bas］，《蒙古秘史》作“巴撒”，达斡尔语为［bas］。例如《萧仲恭墓志》第二十三行：（是年）（又），（为同监修国史）；（于是月）（又），（封梁王），（为燕京留守）。可知读［as］。

2.《仁懿皇后哀册》第十六行可译为“得祔于兴宗皇帝陵寝”。末二字系副词与动词：［tʃaʃib］［nasɣa:dʒu］相当于旧书面蒙古语casi［tʃaʃi］“向那边”，nasilaxu［na:ʃlax］“使靠拢”。其中之亦读［as］。

3.《辽史拾遗》中关于“蒌珍思”为汉语“熊虎”二字之说，笔者认为：“蒌”即汉语“龙”之译音，旧书面蒙古语作［luu］，“熊”系讹误。“珍思”义应为“虎”即［bars］之译音，突厥语族与蒙古语族诸语多作［bar］或［bars］。贾敬颜先生以为“珍思”系“珀思”之抄误，较为可信；盖九世纪前后开始手书有将“珍”写成“珎”者，故颇易将“珀”误抄成“珎”。

契丹小字干支之“寅”并不是［bars］，也不是《举隅》所推测的［xankəs］。根据《契丹小字研究专号》中之分析，三个字母合在一起方为［xa-ɣa-an］“可汗的”。仅前两个字母不能读为［xan］，只能读作［xaɣa］；后面加上，应读作［xaɣaas］，其含义是“可汗们”。为什么契丹人将虎称为“可汗们”，现在还难找到可供考证的资料。清初俄国人写的《黑龙江旅行记》所记材料中，玛涅格尔人即鄂温克人称虎为［nojon］，相当于蒙古语的［nɔjan］即“王爷、老爷、官员”，可做为这种习惯用语的注脚。

三、

《举隅》在分析时，认为是“孙”字草书之变，故定读为［mɔ:sun］。笔者分析了几个带有的词例之后，认为应读［tun］。

1.《举隅》曾提到《兴宗皇帝哀册》第二十五行之，解为“长日”，读为［sunuma］（后字读音略）。笔者认为应读［tunumal］，与旧书面蒙古语 tunumal［tunmal］相同。义为“澄清的、透明的”，词干［tunu-］有“晴朗”的含义，故应解为“晴日”。

2.《萧仲恭墓志》第二十三行：（于天德元年）（再）（为赵王）。其中之读如［joutuŋ～joutun］，义为“再”，这个词在蒙古语中没有保留下来，还残留在达斡尔语之中：［jobtuŋ］。

3.《兴宗皇帝哀册》第十五至十六行：[guans tunni dɔlɔ: kətʃəɣutun]仿文语译为“历朝七焉”。［guan］即汉语借词“官”，唐宋时“官”代表朝廷，如“官家”指皇帝，契丹语借入用如“国、朝”，其后加 -s 表示复数。七朝指太祖、太宗、世宗、穆宗、景宗、圣宗及兴宗七朝。

其中［tunni］系与位格带有第三人称领属附加成分，汉语无适当字可译。如旧书面蒙古语之 əgun duni sain，təgun duni magu（厚此而薄彼）。

[k‘ətʃəɣutun]在《道宗皇帝哀册》的（呜呼哀哉）、（礼也）、（猗欤）中皆被译为语气词。实则词干与蒙古语动词［xətʃəgut-］（过于严重、极为）相当，从所处位置可以看出它是强调前面名词或状语的一种动词，-n 是副动词附加成分。-ɣutun 式的构成在《蒙古秘史》中也有，如“不鲁兀敦”［puru’utun］（躲着），因而我认为读为 tun 是可以肯定的。

4.应读［moutun］，可联系匈奴语“冒顿”（读如墨毒，义为圣），蒙古语［bɔgd］（圣），它们在结构上极相近。另外，在墓志中有用以代表“皇帝”的例子。《故耶律氏铭石》第十行（此圣之）（九五于得而）（率府副率使任之）。全句义为“今上登基之后，封为率府副率。”其中[ənnə moutunni]系属宾格形。直译“此圣”，即汉文之“今上”。

以上浅见仅供参考，疏漏不当处望指正。